



## 2000年4月5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兹提出克罗地亚政府对普雷维拉卡问题的看法。

克罗地亚总统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奠定了谈判普雷维拉卡问题的法律构架，并根据1992年9月30日和1992年10月20日达成的协定（分别为S/24476和A/47/522-S/24704）授与两国代表团具体任务。根据这些协定，两国承担了解决“博卡科托尔斯卡和杜布罗夫尼克的整个安全问题”的义务，并同意在普雷维拉卡地区的“边界设立联合海关管制”。此外，他们“重申承诺……除以和平协定达成的改变外，现有边界不得受到侵犯”，并同意“将特别注意使通行和经济联系正常化”。

1992年10月20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高级官员核对了普雷维拉卡地段两国现有边界，并同意在这段边界设立联合海关管制。更确切说，当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理米兰·帕尼奇和南斯拉夫军总参谋长日沃塔·帕尼奇签署了作为谈判用参考地图的普雷维拉卡地图。这份参考地图——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70年印发的“基本国家地图”（1:5000，铁托格勒/贝尔格莱德）载有两国间清楚界定的现有边界。由当时参与谈判的联合国官员确认其真实性和签署的这份地图可以改变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所一直坚持的，即把普雷维拉卡问题说成是双边谈判中的领土争执。这样就可以立即在1992年议定的构架内展开谈判。因此我想重申我的要求，即请联合国向其从前的官员查询，确认签署地图和签字的真实性。

原有的双边谈判构架其后得到了《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间关系正常化协定》（S/1996/744）的加强。根据这项协定，双方承认“对方为在其国际边界内独立、主权和平等国家”（第一条），并同意在达成永久性安全解决办法协定之前，“本着《联合国宪章》和睦邻的精神”并“尊重联合国监测所建立的现有安全制度”解决普雷维拉卡问题。

因此，两国代表团的法律构架和任务是很清楚的：两国代表团获有授权在解决现有边界不可受到侵犯和睦邻的原则及《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解决博卡科托尔斯卡和杜布罗夫尼克的整个安全问题。据以设立联合海关管制的现有边界的通行正常化，以及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展现了谈判精神和最终目的法律构架更具有特别的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谈判已经证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只声明接受议定的谈判构架和克罗地亚的国际边界。它通过坚持人为制造的普雷维拉卡领土争议继续无视于克罗地亚边界，从而设置谈判的障碍。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这种态度。它违背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尊重克罗地亚边界和据以谈判普雷维拉卡问题的法律构架。

多年来，克罗地亚同国际舞台其他议题的行动者一样，试图找出和平方式同贝尔格莱德政权解决普雷维拉卡问题。我们呼吁南斯拉夫方面通过加强当地居民信心的方式便利谈判的努力始终受到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联邦当局的抵制。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抵制以外，还排除支持减少紧张局势和按协定谈判这些问题的黑山当局，不让加入南斯拉夫代表团。他们的撤出证明和增加了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单边修改的构架内继续谈判的不通情理。

同样，我国政府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拒绝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S/1999/1302）中提议的建立信任措施（S/2000/268）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续避不执行上述 1992 年的各项协定，特别是与边界通行正常化和在现有边界上的两国过境点设立联合海关管制有关的部分。秘书长要求至少容许平民有限出入所谓的“兰区”的提议，提醒了人们，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目前应相互承担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是表示欢迎的。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声称“克罗地亚渔民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取得独立以前，并不到博卡科托尔斯卡湾捕鱼”的说法（S/2000/268）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一直在博卡科托尔斯卡湾捕鱼，包括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在内也是如此，当时博卡科托尔斯卡湾是属察夫塔特港务处杜布罗夫尼克港务局管辖。同样，土地所有人一直在耕作他们的土地，在克罗地亚主管当局完成有关的程序后，从前被没收的那

些土地将予以归还。这些程序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克罗地亚认为，秘书长承认地方居民的这些合法利益只会帮助促进这个地区的稳定和正常化，这是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

克罗地亚仍旧深信，我们的未来有赖于关系正常化和国际边界两边的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黑山恢复平民使用普雷维拉卡。我们与支持开放现有边界的过境点并在其后被排除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代表团之外的邻居一起，珍惜杜布罗夫尼克和博卡科托尔斯卡地区的稳定、安全、合作和繁荣前景。恢复橄榄树林、渔船、潜水镜和旅游乐园的前景，是我们想要与我们的邻居一起塑造的未来。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伊万·西蒙诺维奇（签名）

